

小
鐘
兒

兒童教育長篇小說

兒鐘小

著 濤一張



版出 大華書局 海五

本書有著作權及版權不准抄襲及翻印

書名	小鐘兒
著者	張一濤
出版者	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華書局
排印者	西門陳英士塔東金家坊一八七號 上海合作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裝訂冊數	平裝一冊
定價	大洋六角
總發行所	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世界書局及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	256

自序

窗外的楓葉，園裏的蟋蟀，告訴我此刻已是中秋的後半月了。記得去年的秋季，在上海度着「小先生」隊伍中的生活，是值得長長地回憶的。今年七月中，在各學校的暑假期內，我正在皖北輔導十三縣的地方教育，從事小先生的指導工作。就在這時候，安徽教育廳出版的安徽教育輔導旬刊編者程本海兄要我寫一種長篇教育小說。原因是各地小學教師紛紛來函要求在輔導旬刊上逐期刊登長篇教育小說，以便增加讀者興趣。本海兄就要我適應小學教師們的需要，寫一長篇教育小說，逐期刊載。我因被編者和小學教師們的熱情所感動，便立刻答應了。於是在蚊蠅無理的侵略中，在炎炎似火的屋子裏，寫成了這本書的一半。可是，不知死亡了多少蚊蠅？不知流出了多少汗水？

就在這時候，接到上海大華書局來信，要我這本稿子；後來，經過淑筠朝夕的鼓勵，和師友們迭次的催促，便一鼓勇氣把它寫成了。文字雖然寫了這麼多，但是，本書主人小鐘兒還正在開天闢地的創造他的前途，追求他的事業。如果將來有續本的話，相信小鐘兒定能在美麗的事實上得到許多可愛的花果。

教廳第一科主任沈懋霞先生，在百忙中為我校閱，和湯少寬先生貢獻我許多資料，是我萬分感謝的！尤其是淑筠女士時加鼓勵，通宵抄寫，是我終身忘不掉的。

還有同事樓展、李玉坡、戴飄、程本海以及在海外的諸先生，均時刻以小鐘兒的後事相問，也給了我不少的勇氣！

在本書脫稿的時候，剛巧是四週年的「九一八」紀念日，也好，就將這本書來紀念「九一八」死去的忠勇戰士吧！

著者
一九三五·九·一八·深夜脫稿於安慶九間樓。

天氣是這麼炎熱，蚊蠅是那麼可怕，整個的大地是變成一隻火辣辣的烘爐鄉。小朋友裸着體在水裏遊戲，城裏的小少爺是在黃汗直流的喊着熱，真是炎夏。日似火燒了。記得去年這時候，我的哥哥鐘兒在古廟裏敲罿鐘後，就講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的故事給我聽，講得最得意的就是他不爲和尚倒夜壺的故事，所以和我哥哥接近的人，時常可以聽到他得意的雄壯的歌聲：

『我有一雙手，

敲鐘種菜蔬。

爲人倒夜壺，

不是大丈夫！』

人家問他爲什麼唱這樣的歌，他就說：

『你那兒曉得，我的日常工作，是敲鐘，挑水，種菜，還有爲和尚倒夜壺，後來我很懷疑和尚也有手，夜壺爲什麼不自己倒？病人老人是應該有人看護，年紀輕輕的和尚，又不害病，對了人家的面，阿彌陀佛，嚦哩咕囉，背了人家的面，嘻皮笑臉，糊裏糊塗，什麼活都不幹，連自己都要我服侍。當天晚上我就下了一個決心：

「只做大衆的公僕，

不做個人的聽差。」

所以，第二天晚上，和尚急着要小便的時候，提起夜壺，預備小便，不料一不用心，碰倒了夜壺，夜壺便「不懂不懂」的唱起歌來，和尚怒了，便把我喊去教訓一頓：「鐘兒！你吃飯忘記沒有？」我就說：「沒有！」吃飯沒有忘記，倒夜壺也沒有忘記，並且記得很清楚。——那末爲什麼吃了飯不做事？」——誰說沒有做事？敲鐘，挑水，種菜，都做過了。——「夜壺沒有倒呀！你的手爛掉了嗎？」——你自己的手呢？自己的小便自己解，自己

的夜壺自己倒。」從此以後，我就不爲人家倒夜壺了。朋友！所以我歡喜唱我的夜壺歌。—

朋友！這不是項有趣的故事嗎？像這類故事很多很多，我起碼有聽過一百個以上。可是，我

『不嫌故事多，

只怕肚裏餓；

肚裏餓，

餓得有些不好過！—

現在呢，現在我的『故事哥哥』鐘兒不知跟了朱先生到那兒去了？他從前說過要到大肚皮的國度裏去，盜許多金銀財寶回來救窮人，辦學堂，造校舍，開工廠，開創一個平等互助的天下。現在，或許去了，或許不久就回來了，否則爲什麼踏破鐵鞋無尋處呢？

自從我的鐘兒哥哥跟了朱先生去了後，許多人哄我說：『小鐘兒！你的哥哥給老虎吃掉了。』起初，我很相信：大肚皮的國度裏，有很兇惡的猛虎，守着城門，張牙舞爪，吃起人來和老母雞吃小蟲一般的容易，我想到這兒哭了，哭了！回頭又一想：我又笑了，哈哈哈的笑得很快樂，爲什麼？唉！你真笨，我的鐘兒哥哥不是跟了朱先生去的嗎？對！對！朱先生這個人雖無諸葛孔明的大名氣，但有諸葛孔明的好本領，所以，我的哥哥決不會做猛虎的糧食，這是我自己敢担保的。

那末，哥哥不回來，我這小鐘兒怎樣辦呢？一輩子坐在板凳上或睡在破蘆席上等待嗎？不能，我等哥哥，光陰不等我，年紀不等我。我乘這機會要擺脫哥哥的懷抱，去找尋我的工作，去維持我的生命，去奮鬥我的事業，去創造我的天地！

可不是嗎？如果哥哥回來，我就一步不離的跟了他嗎？他就依依難捨的帶了我走嗎？不能，絕對不能，他有他的事業，他有他的天地。我要和哥哥比一比，那一個的事業燦爛？那一個的天地美麗？朋友！從此後，你看我：

『（一）

我是小盤古，
我不怕吃苦。

我要開闢新天地，

看我手中斧。

（二）

我是小主人，

我有革命精神。

我要打倒帝國主義，

像個球兒打滾。

（三）

我是小牛頓，

讓人說我笨。

我要用我的頭腦，
向大自然追問。

(四)

我是小先生，

這樣指導學生：

「學會趕快去教人，
教了再來做學生。」

(五)

我是小工人，

我雙手有萬能。

我要造富的社會，

不造富的個人。」

朋友！我要這樣做，我就這樣做，這是我新生活的開始。我要探求事物的真理，我要追問社會的一切。好吧！從此，小鐘兒的世界，在小鐘兒的雙手與大腦中創造出來了。小鐘兒到底幹些什麼把戲？請看我小鐘兒日長時久的一段段的記錄吧。

二

『喂！小鐘兒！你到那兒去？』

我走到毛家墳前面聽見有人這樣喊我，我回頭一看：『喔！小羊子！原來是你啊！放牛放飽沒有？』

『沒有，剛剛來，你到那兒去？』

『到張大宅去看看我的朋友王小三子。聽說他的母親病了，我要去看看他老人家。近來，你好嗎？』

『很好，每餐要吃三大碗。身體好得很，天天曬太陽，天天吃空氣。就是大老板要罵我飯桶！』

『哈哈！這個忘八蛋老板，爲什麼飯都不准人家吃飽呢？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握着小拳頭對着長的牛角練拳頭：『近來，你還讀書嗎？』

『不讀了，老板不准我讀。他說：窮孩子讀什麼書？小鐘兒！窮孩子真苦，連讀書都沒有資格了！』

『這個世界真不好，窮人只有死路一條！我們要努力，我們要讀書，我們要做工，我們要前進。教你的兩個小先生也不來了嗎？』

『不來了，我的老板娘罵了他們一頓。但是，他們常常趁我放牛時候來教我的。所以，這本普教讀本快要讀完了。小鐘兒！你的哥哥怎麼還不回來？』

『我也不曉得，從此後，我也要離開那個東嶽廟，到外面去了。一輩子做人奴隸，聽人使喚，是正當的事嗎？我要靠自己的力氣賺飯吃，我要拿自己的本領交朋友，我願

做一個小奸漢，來過很有趣味的走江湖生活。」

小羊子聽了我這一番話，很受感動，便要求我和他一同出外。我便對他說：「小羊子！我們是老朋友，別說客氣話，你要聽我的話，你不要跟我出去，如果我到了外面有辦法，就寫信回來邀你好不好？」

小羊子聽了，點點頭說：「好的，小鐘兒！外面是個花花世界，你到了外面，別忘了窮朋友。」他有點兒傷感，一面拍着牛背上的大頭蒼蠅，一面安慰他說：

「小羊子！你放心，我決不做忘恩負義的傢伙！好日子大家過，好衣服大家穿，好米飯大家吃，好房子大家住。你要好好的和這位牛大哥做朋友，牠怪可憐的，要給牠吃飽草，不要拿鞭子打牠的屁股，牠是有嘴說不出呢。」我摸摸牛大哥的耳朵，尾巴，牠很馴順的，忠實的，爲人做工，不怕苦，不灰心，牠的精神多麼好。小羊子聽了我的話，感動得幾乎哭出來，立刻拿一根籜鞭子用力向河中一擲，「冬」的一聲，籜鞭子在微波盪漾中過牠的飄泊生活去了。我問小羊子爲什麼拿鞭子丟入河中？他說：

『那個籐鞭子是牛大哥唯一的仇敵！牠在老板的手裏神氣活現，耀武揚威地抽着牛大哥的皮肉！你看牛大哥的屁股……』

我一看，一條條的血痕，深刻的清楚的，和小姐太太臉上的胭脂一樣地裝飾着。啊，籐鞭呀，籐鞭！你太厲害！你太勢利！籐鞭先生，對不起，你隨着流水去吧，去吧，去懲悔你的過去，去消滅你的生命吧！我暗地裏這樣想着。

『喂！小羊子！』我把袖口揩着滿面的汗珠：『我去了，再會！』

『不送！早些回來。你動身的一天通知我一聲，好送送你。』

牛大哥也抬着頭送我走，好像在祝我：『旅途平安！』

急急匆匆的走着，走着，張大宅已到了。我跑到一間矮得快要倒坍的草棚子前停住了腳，遠遠地看見一位老年的婦人躺在一張破竹牀上扇着芭蕉扇，大概是王小三子的母親了。正想跑進屋去的時候，王小三子已在喚我啦：

『小鐘兒！天氣這麼熱，怎麼跑來了？』

「還好老人家的病好些了嗎？」我問候着王小三子的母親。她便摸摸我的頭，握

握我的手，聲音微弱的說：

『小鐘兒！你好！哥哥還沒回來嗎？』

『沒有。』

『東獵廟裏的老和尚待你可好？罵你嗎？打你嗎？』

『那個浮屍的老和尚，待我真不好。他可管不了我。他罵人，我有嘴；他打人，我有手；如果打罵不過他，我就逃走。他是個胖子，走起路來很吃力，追不着我，他拿我沒有辦法哩！』

『那個老和尚，真不是好東西！以前你的哥哥也革過他的命。他給古廟裏的小朋友趕到我們東獵廟來，沒有做過一件好事。王小三子也很不喜歡他。』

『我今天一方面來看老人家的病，一方面來向老人家拜別。』我沒說完，她就連忙問着：『什麼拜別？』這時，我就把老和尚的罪狀和自己的志願訴說了一遍。王小

三子和他的母親聽了，很驚奇。

「哎喲！你這麼小的年紀，有這麼大的膽量！」王小三子的母親拍拍我的肩膀說：「好孩子！好寶貝！我真敬佩你的勇氣！小鐘兒！你真不得了，你真了不得。你如此決心，我不好糊塗阻礙你的前進。可是，小鐘兒呀！你路上要當心，睡覺要當心，吃飯要當心，說話要當心，做事要當心，你要牢記我的話：當心當心當心，隨時隨地不吃驚！」

我的朋友王小三子聽了也說：

「哎喲！小鐘兒！」王小三子豎起大拇指：「倒看不起你！我也去！」

我立刻把手掩住他的嘴：「王小三子，不許再說下去，你現在不能到外面去，她老人家病着呀！」他聽了，便不做聲了。

太陽真是無情的東西，一會兒它又躲在西屋的樹梢頭，暗暗地命令着小鳥唱着夕陽歌了。啊，天色不早，我只得辭別回廟。